



森林下的沉思 旅行中探索教育真諦

丁宗蘇

老師 小檔案

- **系 所**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
- **專 長** 生態學、生物多樣性、鳥類學、森林學
- **教授科目** 生物多樣性概論、森林生物多樣性概論、森林生態學、科學論文寫作與發表
- **學 歷** 國立臺灣大學動物學系學士
國立臺灣大學動物學系碩士
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生態學博士
- **經 歷**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農藝系博士後研究員
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助理教授、副教授
美國華盛頓大學森林學院訪問副教授
- **現 職** 國立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副處長
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教授
- **榮譽紀事** 國立臺灣大學生農學院年輕學者學術研究獎
中華林學會森林學術獎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（五度獲獎）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（三度獲獎）

臺大出版中心

採訪・撰稿／陳苑婷
攝影／楊文卿



臺大出版中心



大家都說，某事物像極了愛情；丁宗蘇覺得，人生像極了旅行，即使事先規劃，仍像旅程一般，風景中充滿期待與變數。

推開森林系館大門，木質打造的建築

充斥淡淡的檜木香氣，爽朗的笑聲傳來，

白色T恤搭配簡約短褲，一身俐落打扮，

這就是丁宗蘇一貫風格。豪氣中帶有幾分

客氣，隨性中帶有幾分堅持。



■ 丁宗蘇一身休閒俐落的打扮，攝於辦公室門前。

(楊文卿／攝影)

從小立定不當老師 居然成為畢生志業

「小時候我不知道未來志向是什麼，但我篤定的是，絕對不要當老師。」

丁宗蘇的父親是偏鄉國小教師，每天早晚騎半小時腳踏車往來學校與家裡。當時，丁宗蘇對職業的了解不多，對老師這份職業倒是熟悉，在他眼中，老師不但辛苦，工作內容一成不變，這和他求新求變的性格大相逕庭。國小五、六年級時，面對「我的志願」作文，他心中沒有明確志向，唯

一清楚的是，未來絕對不要當老師。誰知道，人生就像一場玩笑，我們往往立下「絕對不要」的毒誓，最終卻走向那個「絕對不要」的終點。當時的他絕對沒料到，自己不但走上教育一途，甚至連年榮獲臺大教學傑出教師、教學優良教師。

兒時丁宗蘇熱愛讀書，但進入中學後相當抗拒以考試為導向的教育體制，念書熱忱逐漸消退。高中他參加社團，開始蹺課，甚至因此被留級。讀了四年高中的丁宗蘇，後來進入臺灣大學，親身感受臺大學風自由，也發現大學老師教書的目的並非只為考試，而是教育。老師教學重燃他的學習興趣，雖然大一大二還是時常蹺課，大三以後丁宗蘇突然發覺讀書是件快樂的事。「讀書就像在玩需要破關的電動玩具，可以鑽研自己感興趣的難題。」他津津樂道地回答。

丁宗蘇很喜歡賞鳥，也發表過不少鳥類相關評論。他從小住在鄉下，性格害羞內向，兒時最愛做的事就是獨自去野外探險。他對生物相當感興趣，大學進入動物系，就此展開此生與鳥類的情緣。

大一開學，剛踏入實驗室的他選擇鳥類研究，「很符合我的個性，我喜歡 surprise。」還記得第一次與學長去賞鳥，他便深深愛上那種感覺。起初，賞鳥就像抓寶可夢，每次都期待能遇見不同品種的



■ 丁宗蘇熱愛鳥類，辦公室內有一座巨大信天翁標本。

(楊文卿／攝影)

鳥類；時間久了，賞鳥反而是追尋自己的過程。「哲學家喜歡散步，賞鳥對我來說也是。」由於賞鳥過程中需要專注觀察大自然的些微動靜，那份寂靜足以讓他思考、沉澱。

從做研究到育才 體認教職迷人之處

每位老師的特質與專業都不同，有些老師拙於言辭，有些老師風趣生動，而他最欣賞「認真」的老師。即使技巧未臻圓熟，抑或教學方式老派，只要老師認真，學生都感受得到。丁宗蘇說，由於他國中、高中時成績不佳，大學也不算班上優秀學生，「後來我當老師，昔日同窗都嚇到。」

從前他認為教職很辛苦，每天工作內容制式無聊，但大學老師高度自由的工作型態，顛覆他過去的負面想像。丁宗蘇眼中的理想職業，除了自由度高，也必須具備挑戰性、成長性，並且藉此獲得自我肯定。在大學任教正好符合他對工作的期待。「上班時能做下班想做的事，這是最快樂的事。」如今教職令他十分著迷。



■ 丁宗蘇眼中的理想職業，除了自由度高，也必須具備挑戰性、成長性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

■ 丁宗蘇連年榮獲臺大傑出教師、優良教師獎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然而，教授這份工作讓丁宗蘇樂在其中，隨時間推移仍有所變化。大學老師需要在研究、教學、服務中求得平衡，起初他和大部分年輕老師相同，比較喜歡攸關升等的研究工作，不會把火力集中於教學上。他也曾享受做研究的過程，自己設定題目，努力找答案，研究結果也會帶來相當程度的成就感，不過當老師的意義，卻隨著時間改變了。二、三十歲的他很積極，只想為自己打拼，後來發現自己能做的有限，開始體認到培養優秀下一代的重要性。「與其自己做好研究，不如栽培更多好學生，未來他們都會成為優秀學者。」

基於大學部師生互動有限，許多臺大老師偏好在研究所授課，比較有成就感。「但我覺得，好的教育應該從大學開始，這樣C/P值更高。」相較於研究所的「師徒制」，在大學部授課一次便是面對一、兩百個學生，能發揮更有效的影響力。隨年齡漸長，丁宗蘇以更成熟的心境，回應老師這個身分。現在對他來說，播種才是身為老師的價值所在。



■ 丁宗蘇隨年齡漸長，更能以成熟的心境，回應老師這個身分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以前一心傳授「視野」 現在看重學生「品格」

丁宗蘇在臺大教書邁入第十八年，反觀自己的教學史，除了技巧精進之外，心境的轉變才是最大的體悟。

論及與學生互動，他誠實答道，讓他印象深刻的記憶往往是負面事件，例如：學生作弊、抄襲、言語攻擊等。「有的老師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繩，對教學失去信心，這非常可惜。」事實上，仍然有很多學生渴望學習。每每台下學生流露出「我懂了！」的眼神，丁宗蘇都會感受到很大的鼓勵，若因為一、兩個「白目學生」就忘了教學初心，那對其他人並不公平，損失的反而是那些積極認真的學生。丁宗蘇對所有新老師喊話：「多記得正面案例，那是讓我們往前的動力；至於負面案例，就放掉吧！」

二〇一四年丁宗蘇榮獲教學優良教師時，曾提及自己當老師的三大原則，包括：以家長對待子弟的心態來面對學生；教學，是為了成就學生，不是為了成就老師；以學生為



■ 森林系系館木質設計，順著階梯陳列許多植物圖鑑。

(楊文卿／攝影)

教學主體。六年來，丁宗蘇一直堅守這三大原則。

愛因斯坦曾說，教育是當一個人把在學校所學全部忘光之後剩下的東西。若學生能從課堂中帶走一樣東西，你希望是什麼？六年前的丁宗蘇會回答「視野」，但現在他的答案是「品格」。

丁宗蘇原本認為，素養與眼界很重要，這是學生需要培養的評斷力，但以臺大學生的能力，視野和素養並不需要從老師身上獲得，雖然他們各方面都優秀，但人性很脆弱，這群才智兼備的學生，品行和道德感並不一定超群。知識可以自學，品格偏差必須趁在學時矯正，「我願意以大學長的身分和他們談，救一個算一個。」否則他們未來擔任重要角色，若依恃聰明智傷天害理，將對社會造成極大傷害。

森林生物多樣性概論 「戀愛巴士」熱門課

「森林生物多樣性概論」是臺大學生最熟悉的課程。這門搶手的熱門課，俗稱「戀愛巴士」。學期中，老師會出動兩輛巴士，帶領學生到南投的臺大實驗林，從竹山到玉山，進行五天四夜的課程。美其名是上課，丁宗蘇也明白，許多年輕學子更想利用這個機會認識異性。「不禁止、不鼓勵、不反對。」他幽默地提出這門課的三不政策。丁宗蘇說，這門課是先埋下保育的種子，讓學生理解臺灣所面臨的生態危機；他以細胞比擬，期望透過五天的課程，培養保育的細胞，「這群學生就是我們的細胞。」

丁宗蘇認為，臺大學生在學識、智慧、自我追求方面都相當卓越，但許多學生不知道何謂大自然，「關於野外，有些人很不幸，他們一輩子都不熟悉。」修課學生來自不同領域，他們未來都是臺灣的中堅分子，不論在政府或企業工作，都是具有影響力的人物，若能讓他們去野外看看，了解現在臺灣生態的困境，或許將來會因修過這門課，進而做出正確決策。丁宗蘇調皮地笑著說：「也許他們會想起，大學修過森多概，雖然當時戀愛不成功，但我現在還是能為臺灣做些什麼，那就夠了。」

人生是場華麗旅行 享受不確定性

「旅行和出差最大的差別，就是期待感，期待一切的發生。」丁宗蘇喜歡旅行，享受追求人生成長、目標、肯定感、期待感的過程。過去他會漫無目的盲遊，現在他認為，在自由空間下，對各種事物保有一份期待，將大大影響整趟旅程的心情。在他眼中，一場好的旅行，並不單純由行程表、拍照打卡等觀光客的行為支撐，更重要的是如何擁抱「不確定性」。對所有變數抱持開放，不論好壞，所有不期而遇都是旅程的一部分。

人都愛探索未知，偶爾抽離當下，前往不同地方，並非永久遷移，卻足以在那裡調整心情，



■ 丁宗蘇希望藉由「森林生物多樣性概論」，讓學生了解臺灣生態面臨的困境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

■ 丁宗蘇認為，人生就是最華麗的一場旅行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重拾勇氣回來面對生活。「旅行並非去看對方有多好，有時在外面待一陣子後，才能理解自己的家鄉多美好。」借用時下流行語，大家都說某事物像極了愛情，丁宗蘇覺得「人生像極了旅行。」只要活著，生命充滿變數，即使心中對人生有所規劃，但仍像旅途般，風景中充滿期待感。

「其實人生就是最華麗的一場旅行。」丁宗蘇語重心長說道。隨之話鋒一轉地點出「教育，也是一場旅行。」若能這麼想，每堂課都是新的挑戰、新的旅程，心境自然也會不同。學生之所以喜歡年輕老師，正是新老師對教學充滿熱忱，但那份初心會隨時間流逝而鈍化，假如老師們能將每一學期的開課都當作舊地重遊，抱持「雖然去了日本很多次，還是想一再造訪的心情。」便能找回教學的新鮮與期待感。

「風險也是旅行的元素之一，應該享受這些不確定性，否則人生就太無聊了。」談及理想人生，丁宗蘇說，年輕時對未來缺乏想像，當時的理想人生很簡單、不切實際；如今，經過各種歷練洗禮，他腦中的理想狀態更清晰，他期望能夠掌握自己的方向，同時也享受不預期的美好，正面向對生命中的不期而遇，以寬闊的心胸擁抱漫長而華麗的人生。